一盞燈

（歌劇）

鍾紀明作



新華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六月



一盞燈

鍾紀明作

新華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四月

作者的話

（一）「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人民服務……」當我們學習毛主席「一九四五年的任務」這個文件時，我們深受了上述這幾句話的感動，因此同志們在學習會上對於自己工作中不好的作風，嚴肅地作了自我批評與反省，並且下決心要改正缺點。正如文件中指示的：在我們改正了工作作風中的缺點之後，就能夠「結團更廣大的人民」，使我們的事業，「能獲得更大的與更快的發展」，當時，同志們就提議，要把我們在學習會上所討論的材料，編成劇本，藉藝術的力量，來做一些宣傳工作。由此這個劇本就產生了，後來在延安及邊區各地演出這個劇本時，又收到不少的效果，這也只能算是我們學習文件的收獲而已。這個劇本的缺點是不可免的，希望同志們多多指教！

（二）本劇曾於解放日報（四五年三月四日五日兩天）第四版發表，與現印單行本略有出入，原稿彭管理員的「轉變」，用「暗場」的手法處理的，而只在第五場「掃院」中，借勤務員三保和雙喜的對話反映出來。後經觀衆提出意見及許多同志的指正，應

把彭管理員的轉變放在明場，則效果可望更佳。爲此於印單行本時加以修改，除了在三四兩場關於管理員轉變的因素增強以外，把原有第五場「掃院」改爲現有的「雨後」一場面，把彭管理員的情緒，思想感情的變化，由他本人登場及側面反映，互相表現出來。

（三）本劇中的唱詞承岳松同志配曲，並歷次演出時，得西北文藝工作團樂隊伴奏，合併在此誌謝。但這些調子是根據一般雜務工作同志所熟悉的調子而配用的，與劇情尙稱融洽，如演出者係職業劇團或其他機關部隊能配更好的調子，更與劇情吻合尤當歡迎，而其演出效果定會增加。

（四）演員的服裝，應與劇中角色的工作身份相合，例如老馮，在我們排演時，給他披了件皮大衣，他一生氣，把皮衣向地下一撩，老朱對他關心，又給他把皮衣拾起來，披在老馮身上，兩人的對話就在這樣的動作與表情中進行，對觀衆增加與趣不少，當然，每個導演同志自然有他的藝術手法，來處理劇中的角色，我也不必多提了！

鍾紀明於邊區文協

場目

人物

雜務人員馮志昌　三十餘歲，參加革命一年多，思想較落後，個性倔強。

雜務人員朱大炳　約四十歲，長征幹部，工作積極，性情和平，肯幫助人。

管理員彭學理　三十歲，作風老一套，二句話不離鬥爭，性情急躁，不善言詞，有二桿子氣。

會計員周敏（女）　二十歲。

小販商人劉萬利　河南人。

勤務員三保雙喜二人（可隨意增加數人，不增亦可）。

總務科長　（不出場）

第一場 要鞋

（某機關雜務人員馮志昌上場）

馮：（頓脚，盛怒，駡）老子不幹了！老子不幹了！狗裔的，眞把老子欺侮扎了。

（雜務人員朱大炳緊跟上）

朱：老馮！看你這個人，又發火了！有道理慢慢講，何必臉紅脖子粗的又叫又駡！

馮：老朱，憑你說一說：當了個管理員，眼睛長到額角上了，就瞧不起咱這號子人。

朱：管理員也沒有那種壞「觀念」，我常說，他這人講話不會轉灣抹角，一根腸子直通到屁子門，什麼話不放在心裏爛包，有啥說啥！

馮：不管三七二十一，咱和他這個人搞不在一搭，有他就沒有我，咱捲舖蓋滾蛋！

朱：爲啥？好老馮咧，咱們都是爲了革命，大家同志在一塊……

馮：什麼同志，毬！他就瞧不起咱！一雙鞋要求了半個月還不給咱發，你說，老朱，越想越沒意思！

朱：不要誤會，不是管理員不給你發，怕是他的事多，忘記了。

馮：不發也就算毬了，可是他偏偏還要糟踏我一頓，他說：「老馮，騾子掛一回掌，也要管兩個月，你咋價這樣費鞋，一點不節約！」

朱：這是和你鬧笑話的嘛！意思倒很好，他勸你節約，還不是為了革命，只是他不會說話。

馮：哼！不會說話！貴賤我不幹了！幹咱這號子活一輩子沒有出息！到處受人的氣。

朱：老馮，你這樣想法真不對！

（唱「銀紐絲調」）

好老馮這想法實在不對，
為革命幹工作沒有賤貴；
紅的花還要那綠葉葉配，
萬丈牆少不了土壘石堆。
咱邊區講民主不講地位，
雜務員好勞動誰都敬佩；
你若還有意見大家開會，
萬不可說怪話背後胡吹！

好老馮咧！咱倆都是搞雜務工作的，都是為了革命，把芝蔴大的一點小事情記在心裏變成了疙瘩，也犯不着！走，走，（拉馮）回咱窰裏去！

馮：（氣略平）做啥？
朱：我還有一雙鞋，讓你先穿！
馮：算毬了，我不要！
朱：不要？你這人！走，走，走，……
馮：我不要，不要……我就光脚板也成！
朱：擧了你再還給我就對了。
（朱拉馮正欲走，管理員彭學理上）
朱：管理員來了。
（馮背轉身去，不理管理員）
彭：到處找不見你們，躭心你們叫狼吃了！
朱：（笑）好管理員咧，你又說耍的，明光光的太陽照着，那來狼!?
馮：（冷語地）哼！那個狼胆子大，來了非揍死他驢肏的……
彭：你說什麼？
馮：我說……（馬上被朱岔開）
朱：（急接）少說閒話了，管理員，找咱啥事？
彭：科長叫你們到糧食局領糧去，牲口都備好了，等你們……
朱：好，那咱走，走，走，老馮！（拉馮走）

馮：（擺脫）我不去！

彭：你不去？

馮：把我關禁閉好了！不去就是不去！

彭：（氣急了）你去不去？（逼近馮）

馮：難道你敢打我不成？啥毬東西！

朱：（趕急把馮彭二人隔開）

（唱「緊幅調」）

好同志見了面不要爭吵，

要團結要合作把事做好！

彭：（唱，氣憤似的，同上調）

不是我要和他故意爭吵，

你看他那態度死狗一條。

馮：（怒）你駡誰，誰是死狗？老子非揍你不可！（舉拳就打，但又被朱攔住）

朱：（唱，對馮，「緊幅調」）

管理員他說的是句笑話，

你不要揑拳頭動手講打。

馮：（唱，同上調）

他駡我要死狗不是笑話，他駡我我打他不算犯法！

彭：打？哼！量你也不敢！

朱：算了算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輩子也扯不清，留到以後開會再說，咱們還是工作去吧！

馮：工作？你去工作！（怒氣不息地急跑下）

彭：不工作，黃米楨子算你白吃了！老朱，今天粮食非領回不可！

朱：對，我去領！

彭：不是要你去領，這是老馮的工作，一定要他去。

朱：他去？

彭：非他去不可，難道一點組織紀律都不要了？他這一向表現不好，現在我到科長那裏去談一談。（欲下）

朱：管理員，你回來！

彭：做啥？

朱：我想對你提個意見。

彭：你講吧！

朱：老馮這人，參加革命不久，你以後要多幫助他，少和他說笑話，多說服教育，不要……

彭：這種人就難得教育過來，太落後了，樣樣都找公家要，工作又不積極……

朱：你沒有給他發鞋子？他正不滿意你！

彭：放他媽的屁！不發鞋？今年早給他發過兩雙了，今天又來要，我就沒理他！

（唱「花音崗調」）

他要鞋兩三次找我麻達，
不節約只享受就不理他；
要想把這種人教育變化，
除非是鐵樹上也能開花；
光給他碰釘子他還不怕，
我還要開大會來鬥爭他！

朱：（唱「花音崗調」）

叫一聲管理員聽我講話，
光鬥爭不算是好的辦法；
馮志昌很落後倒也不假，
你應當用道理耐心勸他；
人要臉樹要皮這是古話，
多說服多教育能改造他。

彭：能改造他？你改造去吧！

朱：鞋究竟給不給？

彭：他早穿過兩雙了！

朱：雜務人員，活多、苦重，發鞋，這是真的，給他補充了，就會使他安心工作。

彭：我不管，叫他找科長去！（下）

朱：唉！管理員，人倒是個好人，就是講話愛給人碰釘子，還是把我存下來的那雙鞋給老馬穿了，勸他去領糧吧！（下）

第二場　闖禍

（小販劉萬利挑担上）

劉：（唱「買布調」）

担担小本錢足貨物不少，
玻璃罩洋燈心光華肥皂；
芝蔴糖雙星烟還有紅棗，
縫衣線綉花針辣椒粉條；
小買賣價公道生意眞好，
急忙忙到市場去走一遭。

（彭管理員上）

彭：老劉，老劉！

劉：啊，管理員！你到那去？

彭：買盒紙烟！

劉：（歇下担子，取烟）好幾天沒有見了，忙些啥？

彭：叫化子滿街跑，還不是忙個吃喝！（接過烟）多少錢？（拿出票子來）唉呀，沒有零錢，你拿吧！

劉：還沒有發市，待會你捎來就對了。你上那去？

彭：到市場買燈罩去，剛調來幾個幹部，沒有燈用。

劉：管理員，我有燈罩，你看行不行？（取出燈罩）你要多少？

彭：（看燈罩）行！行！要兩個。什麼價？

劉：三千元一個；剛巧還有兩個。

彭：先把錢撩下，回頭我到你攤子上來取罩子。（當面把錢交清了）

劉：你拿走吧！

彭：不方便，我還有旁的事去。（下）

劉：（挑担走了幾步，又在路旁歇下）怎麼，肚子有點痛！唉喲！唉喲！（用手按腹部，坐扁担上繼續呻吟）

（雜務人員馮志昌趕着馬急上）

馮：（叫罵）狗肏的，鞋子問題不給我解決，還要我工作，（馬走很慢，用鞭打一陣）快！快！你也來欺侮老子！（馬急跑）老朱這人倒還不錯，知道我的困難，細心勸我，又把鞋子送給我，要不是怕對不起老朱的話，老子死也不幹這號子

工作了，（馬又走慢）號畜的，走快！（用鞭狂抽，馬亂跑）

劉：（聞馬蹄聲，急驚起）同志！同志！操心些！操心些！別撞了我的攤子！

馮：（急欲挽馬籠頭，馬受驚過甚，不等他上前，已把劉的攤子撞倒了一個）狗畜的！得…得…得…（馬站住，他又抽馬兩鞭）

劉：（看自己的箱子）糟糕！燈罩打破了！（急抬頭，才發現對方是老馮）哦，原來是你！

馮：哦，是老劉，怎麼歇在這裏……

劉：一時感到肚子有點疼，想歇一會再走，你看，兩個燈罩都打破了！

馮：都打破了？

劉：可不！別的乾貨都沒有關係！這個馬咋台鬼的？

馮：咋日鬼的？誰曉得！入倒毒牲靈都欺侮人！得多少錢賠？

劉：賠不賠都沒關係，反正燈罩是你們自己的！

馮：你說啥？

劉：剛才已經賣給你們機關的彭管理員了，錢都給了！

馮：那就好辦！他來了，你和他講清楚就對了！（欲走）

劉：老馮！老馮！慢走！我有話說！

馮：咋？快說，我還要領粮去！

劉：你們管理員要是不承認，怎辦？

馮：毬！貴賤虧不了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怕啥？

劉：不是我怕啥，咱們生意買賣人常說：「當面點錢臉不紅」嘛，是非好歹，總要說個分明！你們那個管理員同志也是個「兒」脾氣！

馮：存什麼了不起，他不承認，我賠！毬！（趕馬下）

劉：（收拾担子挑着往前走）

（唱「崗調」）

昨夜晚壓餄餎多吃兩碗，
今早晨出門外又受風寒；
想必是餄餎麵肚中作怪，
一時間肚子痛行走困難；
坐路旁來休息稍微好轉，
那知道老馮馬撞翻貨攤；
那老馮好像是誠心不管，
管理員他也是會打算盤；
一邊走一邊想這事怎辦，
倒叫我買賣人難上加難。

（這時彭管理員上）

彭：你怎還在這搭？燈罩給我！

劉：打破了！

彭：打破了該你倒霉，把錢退給我，一包紙烟錢扣過。

劉：管理員，是你們的人打破的！

彭：誰？

劉：剛才我一時肚子痛，欹在路邊邊上，你們機關上那個姓馮的吆着牲口到糧食局去，他用鞭子抽馬，馬一衝，就把我的箱子撞翻了……

彭：（緊接）就把燈罩打破了，對不對？

劉：對！所以我不能退錢給你，你尋老馮去。

彭：哈哈哈！（接唱「兄妹開荒調」）

叫聲劉掌櫃，你快把錢退；

打破燈罩老馮賠；

我不管是非！我不管是非！

劉：（急了，唱）

你是管理員，就要管是非，

老馮是你們公家人；

彭：不要把我虧！不要把我虧！
（唱）
誰個來虧你，怪你自己錯，
不找老馮來找我；
叫人心起火！叫人心起火！

劉：（唱）
為啥要起火？你想難為我？
馬踏貨箱燈罩破；
你家老馮作！你家老馮作！

彭：現在長七短八都不說了，我身邊沒錢，你暫且把六千元先退給我，我好到市場上去另買，這件事我回去調查調查，找老馮問個青紅皂白，要是事實，就賠你的錢，保險你不會吃虧就對了。

劉：（退錢）管理員，你這樣說就對，可是你要負責任呀！現在就退給你，六千元，你數一數。

彭：毯！不用數了！（接了票子，下）

劉：（放心不下，又叮嚀一句）管理員，你一定要負責呀！
（轉身來，挑起担子唱「買布調」）

今天運氣太不好，
開市不利眞糟糕；
眼看太陽當頭照，
快到市場走一遭。（下）

第三場 補衣

（會計員周敏上，手拿線拐子在拐線）

周：（愉快地唱「十二大將調」）

小米子黃又黃，每天斤三兩，
人人都要仔細想，公糧出在誰身上？
公糧本是老百姓送，都是爲了打敵人，
咱們的工作要做好，才對得起老百姓。
生產工作和學習，樣樣要積極，
不讓光陰白過去，時時刻刻要努力！

（雜務人員朱大炳手拿一件破棉衣上）

朱：哦，周敏同志，你在家，我來找過你幾次。

周：坐下！老朱，你找我啥事？

朱：也沒有啥要緊的事！咱機關上就只有你一個會計，經常忙，每次來麻煩你，我眞

有點不好意思。

周：都是同志，爲啥那樣說!?剛才我是到銀行領錢去了，合作社最近要分紅，等錢用。

朱：要分紅了？

周：可不！老朱，你入了多少股？

朱：不多，兩萬元。

周：也就不少啦！老朱，你眞是樣樣好，工作努力，又肯學習，處處幫助人，（注意到朱手上的破棉衣）這是誰的破棉衣？

朱：是老馮的。

周：（看棉衣）怎麼破成這個樣子，穿的眞費，老馮簡直比不得你，聽說前幾天爲了一雙鞋子，他又和管理員鬧翻了。

朱：是嘛，後來我把我存下的一雙鞋給他送去，勸了他半天，才肯去領糧，那知道一出門又撞㊀下亂子！（㊀音叢，闖的意思）

周：什麼亂子？

朱：什麼亂子？他拚命的用鞭子抽馬，馬一跑，把小市場老劉的貨攤子撞翻了，打破了人家兩個燈罩子。

周：這件事情我已經知道了。

朱：管理員逼着人家退了六千元，這樣會影響羣衆關係！

周：管理員這人，脾氣也蔭戇一點！

朱：是嘛！爲這事他昨天還特別召集我們開了一個會，鬥爭老馮：當然老馮拚命的打馬不對，但是光鬥爭，也不能叫他心服。

周：錢到底歸誰賠呢？

朱：還不是公家吃虧！昨天老百姓就來要錢，科長已經批准了，還沒有到你這裏來領？

周：還沒有來！

朱：今天總會來的。

周：這倒不如先給老馮補充一雙鞋子！

朱：是嘛！這樣眞劃不來，反惹下一些麻達！老馮昨天叫管理員鬥爭了一頓，今天就病下了，我去勸了他大半天，趁他沒起來，我就把他的棉衣拿來了，想請你給他補一補！

周：你找我就是這事嗎？

朱：就是這事，又要麻煩你！

周：對！我給他補！

（唱「十二大將調」）

找出針和線，給老馮補衣服，
雜務人員多辛苦，咱們應當多幫助。

朱：（唱）
咱們的缺點多，思想不正確，
應多說服和教育，改過才自覺。

周：（唱）
老馮聽你的話，你要多勸他，
只要道理他解下，就能改造他。

朱：（唱）
你講的我同意，我一定要努力，
爭取老馮多鼓勵，工作才順利。

周：（唱）
同志間講友愛，老朱你要算第一，
不久要開選舉會，我要選舉你。

（這時外面有人叫老朱）

朱：周敏同志，有人叫我，等一會我來拿棉衣。（正欲走，管理員彭學理上）

彭：（問朱）誰的棉衣？

朱：老馮的，破了，我請周敏同志補了一下。

彭：狗撵老鼠愛管閒事！

朱：管理員，這不是我愛管閒事……

彭：不是愛管閒事？昨天他在會上不承認錯誤，今天又裝病，耍死狗，他的工作叫誰做？

朱：我代他做。（外面有人又叫老朱，朱急下）

周：老朱是一個好雜務人員，不管做啥，都不講價錢。

彭：嘿！只有老馮，處處耍死狗，（拿出條子）請你付給我六千元。

周：（看條子）賠燈罩的錢，是不是？

彭：可不！依我，這錢非老馮賠不可！

周：（取錢）他怎麼賠得起？

彭：賠不起？誰叫他用鞭子抽馬？

周：這也難怪他，管理員，我看對老馮這樣的人不可以硬鬥，要慢慢說服……

彭：這號子人不硬鬥就不行！

周：你要耐心一些！硬鬥是不頂事的！

彭：不硬鬥？哼！不硬鬥我這管理員就幹不下去了！科長說我的領導作風太硬，簡直化，我眞莫明其妙！對這號雜務人員，不硬一點工作就推不動！

周：科長的話說得對！好管理員咧，你要改……

彭：我改啥？我决心要求調工作，學習去，眞是他媽的老鼠鑽到風箱裏，兩頭受氣。

周：（唱『尙調』）

為革命說什麼兩頭受氣，
管理員你也要想想自己；
老一套已成了主觀主義，
這作風必須要改變澈底；
對老馮你沒有耐心教育，
不管他好和壞鬥爭第一；
他心裏自然是越想越氣，
因此上對領導就是對立；
我勸你從今後少發脾氣，
大小事你都要考慮仔細。

彭：（沉思，心有所動）好會計員咧，你的話說得對倒對，可惜你還不十分了解下邊的情况，人常說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頭，你不硬一點，啥事也辦不了？

周：『硬』就能把事辦了？恐怕不見得！我看還是應該講講民主，大家商商量量才好辦事，你想嘛，一個是鐵，一個是鋼，硬碰硬，要不碰得頭破血流，那才怪咧！

彭：（微笑）也不是我願意總……嘖！哎！我生就了這個壞脾氣，想改總改不了，處處好心得不到好報，反把人惹下了一大攤子，哎！（唱）天生就我一個壞脾氣，縱然想改變它，也難徹底，我有心，存好意和人商議，那知道惹是非，叫我着急……

周：（急接）別着急！別着急！（笑語）壞脾氣總能夠改掉的，人常說「山不轉路轉」，只要你肯爲人家着想，了解對方的困難，商量着辦事，抱着「與人爲善」的態度，保險你就不會發火了！

彭：（不住點頭）你說得對！要「與人爲善」！試一試看！（這時小販商劉萬利上）你來幹什麼？老劉！

劉：因爲有點急用，燈買錢……

彭：給你！給你！（給了六千元）一天跑上三四次，數清楚，眞是，小裏小氣的！（急下）

劉：（數錢）不是有點急用，我也不來要。（對周）錢存在你們公家人手裏，難道我還不放心？

周：老劉，最近生意好不好？

劉：小買賣，過得去就是！會計員，大團棗，你要不要？剛從延長駄來的！

周：對，買幾斤。

劉：後晌到我攤子上來買。

周：現在就去，我順便還要到銀行去領錢，咱們相跟上。

劉：咱走。

周：走。（下）

第四場　揹菜

（勤務員數人揹菜繞場一周下）

（老馮揹了一筐子，歇下來）

馮：（唱「周子山調」）

管理員門爭我丟臉太大，
越思想越心焦疾病又發；
幹雜務沒出息受氣挨罵，
倒不如退了伍早些回家；
今早起管理員又叫談話，
他要我揹白菜不准請假；
無奈何我只得又把苦下，
我的事有誰知心亂如麻。

（勉強立起，揹菜又走，但打不起精神又歇下）

（管理員彭學理上）

彭：（見老馮坐地休息，又有些着急，自言自語）他還在這裏歇着，又不是千兒八百斤，算得了不起！（走過去，意欲不管）我這人脾氣不好，還是馬虎一點算了！（心總放不下，又走回來，仍自語）我還得管一管！（對馮）老馮，人家的菜，早背完了，你還在這裏歇着！

馮：沒辦法呀！管理員！渾身軟綿綿的！

彭：沒辦法！菜不是我姓彭的一個人吃！

馮：管理員，我也不想吃這菜了，反正我這號子人，對革命沒有益處，你讓我退伍好了！

彭：退伍？

馮：噢，退伍！

彭：好自由！一點組織觀念也沒有！

馮：我不跟你講那一套文化，我貴賤不幹這活了！

彭：不行！

馮：不行？咱不和你說，見科長去！

彭：難道我還怕科長不成？走！見科長去！張口吃飯，伸路膊穿衣，不勞動的二流子難道不應該反對？

馮：（怒）誰是二流子？誰是二流子？

彭：（硬忍住氣）不和你說！自己想去！（急下）

馮：呸！他媽的！眞叫人幹不下去了！

（雜務人員老朱上）

朱：老馮，你在這裏幹啥？

馮：別提了，幹咱這號子事，實在沒出息！非退伍不可！

朱：好老馮啊！我勸你也不算少了，難道你一滿沒解下？

馮：解是解下了。

朱：那爲什麼又要退伍？

馮：唉，照你老朱說，我就一滿沒意見，你對我好！我這人雖然是個落後的腦筋，總還有點良心，要對得起革命，對得起你老朱！

朱：那不是很好嗎？

馮：好是好，可是我受不了人家的閒氣！

朱：誰又給你氣受了？

馮：你想還有誰!?

朱：又是管理員對不對？這個問題是要解決的，他那種作風，科長也不同意，勤務班，馬號，炊事員都提了很多意見！

馮：還不是白提了！

朱：自提了？好老馮呀，絕對不會自提！組織上對咱們一定會關心的！

馮：關心！管理員對我一點也不關心！

朱：不關心？你穿的衣裳、用的手巾、腿帶、吸的旱煙，那一樣沒有發給你？就拿你這次要鞋子來說，我給了你一雙，管理員又還給我了，連你以前領過的，一共是三雙鞋了，你怎麼還可以說他對你不關心？

馮：這些東西他確實給我發了，我也不講那些昧良心的話，不過他那人的脾氣，叫人真難受！

朱：脾氣？那可以向他提意見，勸他慢慢改，人家總是一個管理員，領導咱的，也不要爲了一兩句話就當橫翻臉，和他吵鬧，我們對領導人抱這樣的態度，是不應該的！

馮：唉！早有你這樣的解釋，我也就不會生氣和他吵了！從今以後我對他……（這時有人叫他，打斷了他的話頭）

（幕後有人叫：「老馮，老馮，快些把菜擔來過秤！等着你咧！」）

馮：（大聲答應）來了！來了！（擔菜想走）

朱：我替你擔，你病了剛好！

馮：你忙了一天，也夠熬了，還是我擔！

朱：我擔！

馮：我揹！

朱：（搶過筐子）（唱「送大哥調」）

讓我揹來讓我揹，

你病剛好身體虧！

馮：（唱）

我病不重早已好，

一筐子白菜能揹了！

朱：（唱）

我知道你能揹了，

同志互助不可少！

（揹菜就走）

馮：（唱）你對我教育實在好，

我老馮一生忘不了！（隨後追着）

（周敏拿着棉衣急上）

周：（接唱「鬧調」）

拿着棉衣到處找，

這裏我把你們找到了！

朱：（對馮，唱「鬧調」）

你的棉衣補過了，

你看補得多麼好！

（對周，白）

關同志你和他談一談，我幫他把蔬菜送到後邊去。（下）

馮：（接過棉衣，凝視着）

周：（唱「崗調」）

老朱對你眞正好，

爲補棉衣把我找；

舊棉衣補好了頂新的穿，

你穿了一定心喜歡！

你喜歡來我也喜歡，

好老馮你快把心兒放寬：

爲革命要努力把工作幹，

多勞動多進步才有吃穿！

你本是莊稼漢把革命來幹，

千不應萬不該心裏不安；

從今後做工作要加油幹，

再不耍耍脾氣常把臉翻！

馮：（感動）好周同志咧，我現在也沒有啥說的了！

周：（進一步勸馮）你想一想，過去，你在外邊的時候，沒吃沒穿，那種生活你都過了，現在，有了吃有了穿，是誰給你的？

馮：革命對我的好處，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次我和管理員鬧……也不能全怪我，他那態度……

周：（急接）他對你態度不好，我們勸他改正。

馮：只要他眞正能改，我也沒啥意見了，怕的是……

周：不怕！我前幾天和他談，他也覺得他的脾氣作風都不好，今天晚上開會，他不對的他一定要改，你不對的……

馮：（緊接）我不對的我也承認，也要改。

周：那就好！（幕後吹哨子）吹哨子，開飯了，走！咱吃飯去！（馮、周二人同下）

第五場 雨後

（管理員彭學理上，在他自己窰裏）

彭：（說練子嘴）我這人，脾氣壞，辦事心不耐，方式不靈活，作風太古怪，講話給人碰釘子，常給人愛把大帽子戴，好比對老馮，就怪我的辦法壞，扣了他一雙鞋，他把一對燈罩來打壞，倒底公家吃了虧，我爲公家反把公家害，前晚開大會，同志們對我都關懷，勸我早把脾氣改，我若不改，簡直不應該！（白）唉！大家的話，都講得有些道理，特別是朱大炳和會計員說得很對……唉！現在倒把我弄得「東倒吃羊頭，西倒吃猪頭」沒有一點主見了……（跌脚），不！我一定要有個主意，决心改！改，改！（勤務員三保手拿一床毯子上）三保，誰的毯子？

三：我的，外面在下毛毛雨呢，你還不去收被子？

彭：（吃驚，推開窗子）今天早起，太陽還是紅紅的，怎麼就天變了！

三：剛下，還不大！（欲走）

彭：（急叫）三保，不要只顧收自己的毯子，公家的東西還有些在院子裏晒着，你幫

我收拾去！

三：我和老馮都收拾好了！人家老馮說：趁雨還下得不大，就要上山運木炭去呢！

（下）

彭：哦！我去收被子，（正走出窰，遇見老馮抱了他的被子上）哦，老馮！

馮：管理員，你的被子！在下雨了！

彭：（接被子）哦！哦！老馮！你……你……（一時感動，竟說不出話來）

馮：我……我……「咋」？雨不大，我上山運木炭去呀！（急下）

彭：（拿着被子，呆了一會）唉！人家老馮……（三保又上）哦，三保！你趕急到灶房裏取上四個饃，給老馮捎上！

三：（望了彭一眼）叫他捎四個饃？

彭：對！四個！人家上山運木炭，苦重，怕路上餓！快去快去！怕他走了！

三：對！（笑嘻嘻的急下）

彭：（走回窰，進門，放下被子）人家眞轉變了，還跟我收被子，（坐立不安，拿出烟鍋子，裝了烟，但不抽，又放下，嘆氣，唱「周子山調」）

他爲我收被子叫我感動，

看起來他思想快要搞通。

論工作我比他責任負重，

我豈肯落他後不改作風！

（白）一定改！改！改！（這時才劃了火柴抽烟，心中似乎愉快了一些。三保又上）

三：管理員，饃已經給了！

彭：好！還在下雨沒有？

三：沒有下了！滿天的烏雲又散了，太陽也有了點影影子！哦！管理員……

彭：做啥？

三：科長叫你去！

彭：對！（彭下）

三：（走出窰，見院子裏有牲口糞）剛掃過的院子，又屁下幾攤子！（叫）雙喜！雙喜！

（另一勤務雙喜上）

雙：你叫啥咧？

三：你看（指糞），找個掃把來掃一掃！

雙：（不願意似的），運輸隊眞討厭，就讓騾子到處亂屁！

三：吃了不屁那還行？快把它掃了，同志間應當互相幫助嘛，前天晚上科長和會計員在大會上勸管理員的話，難道你沒有聽見！

雙：我倒聽見了，怕的是管理員沒有聽見，只當是耳邊風，左邊進，右邊就出去了！

三：你又在胡說八道，人家管理員，可轉變好了咧！

雙：變好了，我就不信；那天晚上，我就看見他，把一對眼睛瞪得比「牛珠子」還大，一個人在窰裏嘰哩咕嚕的說「沒有我姓彭的，看你吃毬喝涼水！」也不知道他罵誰！這兩天有肉吃，他也吃不下飯……（還要說下去，却讓三保擋住了）

三：你儘管亂彈琴！過去的事也不要提了，進步是慢慢來的，比方剛才老馮上山運木炭去，管理員就叫我給他發了四個饃，怕他路上餓，以前他就不會這樣關心！

雙：只要他真的轉變了，誰不歡迎？就怕……

三：對了！對了！快去找掃把！（唱「十二大將調」）

（一）管理員已轉變，
我可以作證明。
你不要瞎猜想，
也不可亂談琴。

（二）快去找掃把，
掃掉這馬糞。
留在這裏臭死人，
看起來又不衛生！

雙：對！我去找掃把！你幹啥！

三：我到馬號鍘草去！

雙：對，那我去了。（雙下，彭管理員持斗和口袋上）

彭：三保！三保！馬號裏等你鍘草咧！

三：就去！就去！（欲走）

彭：回來，不要去了！人家等不及，我就幫忙鍘了，現在你去盤料！

三：對！（接過斗和口袋）

彭：這地下的馬糞，叫雙喜掃一下！

三：他找掃把去了！（下）

（朱從外面挑了一担水上）

彭：你整天不閒，歇一歇走吧，老朱！

朱：（歇下）管理員，我這人就怕閒，一閒下來，心裏就像雞毛掃的，怪難受！

彭：現在我才想通了，前天晚上你在會上講的話，完全對的！你們沒冬沒夏，沒飢沒飽，跑爛鞋底，我要再不照顧你們的困難，我這人真「毬勢」了！

朱：（愉快地笑）管理員，你一滿想通了，你看老馮，自從前天開會以後，把話講明白了，他工作真起勁咧！這兩天揹柴運木炭，怕有幾千斤了！

彭：我的作風，一定要改變，不然，一碗豆腐，豆腐一碗，總是老一套，那就吃不

鬧！

朱：管理員，還是你文化高，改得快……

彭：不！還是你的意見提得好，對我幫助大！

（唱「花音崗調」）

你的意見提得好，把我的思想搞通了，

今後的作風要轉變，打破舊的老一套！

朱：（唱）

水退石頭出，事久見人心，

對象要看清，態度要和平。

彭：（唱）

你的話都是好經驗，

今後我決心要轉變，

不發脾氣也不瞪眼，

大家團結齊向前！

朱（唱）

管理員說得對，今後常開會，

挑起一担水，挑到火房內。

（朱挑水欲走時，勤務員雙喜急跑上，手裏拿了一把掃帚）

雙：管理員，趕快去，老馮揹了一包木炭，在外面山坡坡上跌倒了！

朱：那裏路窄，也是難走，咱去看看！（下）

彭：走，我也去，（對雙喜）雙喜，地掃了就把這担水挑到火房裏去！（急下）

雙：對！（掃地後，挑起水桶，「花音崗調」）

掃完了馬鬣來挑水，

肩膀受苦腿吃虧，

只要努力做工作，

別人會叫好小鬼！（下）

第六場　團結

（小商人劉萬利提一筐花生紅棗上）

劉：（唱「買布調」）

過去的延安府人人痛苦，
現在的陝甘寧民主自由；
老百姓生活好買賣好做，
咱老劉吃的是猪肉豆腐。
一筐子裝滿了紅棗花生，
管理員照顧我財源茂盛；
行行行走走走狂風一陣，
刮起了沙和土瞇了眼睛。
哎呀！怎麼刮起風來了！（用手揉眼睛）
眼也睜不開了！（老馮從旁經過）

馮：（因昨天跌傷，手用布巾掛在脖子上）老劉，給誰買的棗子？

劉：唉呀！是老馮？我眼裏鑽進去了沙子沒瞧見你，吃棗吧！（又揉了下眼，取了一把棗給劉）你的手……

馮：手跌傷了，剛到醫院裏換了藥回來，（吃棗）好大棗，多少錢一斤？

劉：不貴！老馮，有點事相煩你！

馮：啥事？

劉：聽說大生棧到了很多花生，我想去掛一點，煩你把這個筐子捎上……

馮：我囘呀！不到別地方去了！

劉：就是要你捎囘去，這筐棗子就是你們管理員買的。

馮：（笑）好狗食的，剛才你那樣大方，叫我吃棗，原來是蜻蜓吃尾巴，自己吃自己！

劉：（笑）哈哈哈！只要有棗吃，還分什麼你的我的，對不起，我走呀！（下）

馮：（笑）眞是他媽的怪人！（唱「十勸郎調」）左手跌傷了，右手提着棗，三步當作兩步跑，囘家要趁早！

（路遇三保）

三：老馮，你換了藥？

馮：換了！

三：還買了棗？

馮：不是我的，小市場老劉叫我帶回去的，管理員買的。

三：剛巧，省得我跑腿，管理員正叫我去拿咧！

馮：老彭在家？

三：在，等着乘，要開會咧！

馮：開啥會？

三：選舉模範工作者，老馮，你看選誰好？

馮：我選老朱！

三：對，咱們的意見都一致了！要選老朱！

馮：本來也只有老朱夠資格，別的我不講，他對我的帮助實在不小！

三：現在你不想退伍了!?

馮：（笑）穩！過去真是糊塗得很，老朱不知勸過我多少回，才把我的腦筋打開了！

三：你看，彭管理員的態度也變好了，這也多虧老朱帮助他！

馮：對！老實說，過去我和管理員作對，耍死狗，工作不安心，公家給我發衣發鞋，我太不愛惜，實在不應該！

三：你現在明白了!?

馮：不是老朱，我一時也難明白咧！咱們好比在黑夜裏走路，老朱像一盞燈，給咱帶頭照路，把咱們帶到光明的地方去！

（彭管理員上）

彭：三保，棗子取回沒有？

三：（指馮）他在路上遇見老劉，就拿回了。

馮：我今天要選舉老朱，你同不同意？

彭：同意同意！（對三保）你把棗子送到俱樂部去，請周敏同志佈置一下！

三：對！（提紅棗下）

彭：老馮！醫生怎樣說？沒有關係吧？

馮：不要緊，幾天就會好！

彭：我過去對你關心不夠，態度也不好……

馮：管理員，我也有錯誤。大家話一講明白，就沒問題了……

（這時候三保雙喜把老朱拉上）

朱：我還有工作！小鬼，快放手！

雙：你去問管理員，看我是不是胡說？

彭：啥事？啥事？別拉了，雙喜！

雙：我說大家都同意選舉他，他不相信，還說我胡說！

彭：（笑）他沒有胡說！

馮：咱們老朱今天臉都紅了！

朱：我不夠資格！

三：你夠資格，老馮剛才把你比成一盞燈，給咱們雜務人員帶頭照路，咱們要學習你呢？

朱：恐怕我是一盞青油燈，亮不大！

衆：（笑）青油燈也「帮尖」！

彭：咱們還是到俱樂部去，恐怕科長和周同志等我們……

衆：對！對！咱們走！走！走！（齊唱「楊蕪美調」）

抗戰雖然已經勝利，
克服困難大家努力；
同志們團結在一起，
互相帮助互相學習。
老朱好比一盞燈，
是咱照亮的帶路人；
咱們選他當英雄！
咱們選他當英雄！

（衆人擁着老朱在歌聲中舞下）

一九四五，日寇投降後寫於邊區文協

曲譜

第一場

(一)銀紐絲調

5 12 56 42 | 15 52 1 — :|| 15 54 521 | 25 565 — |

好老媽這想法 實在不對 紅的花還要綠葉葉來配

爲革命幹工作 沒有賤貴

17 1 51 75 | 25 125 42 | 1 21 ♭7 1 — | 17 12 51 75 |

萬丈牆少不了 土壘石堆

25 12 5 42 | 12 21 ♭7 1 — ||

（二）緊轄調

55 5 | 55 5 | 5 5 6 | 1 — | 66 6 | 66 6 |

好同志 見丁 面 不要爭 吵 要團 結 要合 作

6535 | 2 — :||

把事做好

（三）花音崗調（中無過門）

51 65 | 61 3 | 51 63 | 5 — | 23 5 |

他要 鞋 兩三 次 找我 麻 遠 不節 約

65 3 | 5 5 6 | 32 1 | (33 23 | 5 · 1 |

貝享 受 就不 理 他

65 16 | 5 5 1 | 5 —) ||

第 二 場

（四）買布調

5 6 5 | 2 5 1 | 6 5 2 5 | 1 — | 5 6 5 4 |

担担 小 本錢 足 貨物 不 少 玻璃 罩

2 5 2 1 | 5 5· 5 6 | 4 · 5 | 2 1 2 0 | 5 — |

洋燈 心 光華 肥 鬼 哪哈 上呀 咳

（2 5 2 1 | 2 6 5）‖

(五)閙調(普通閙調)

52 5 | 25 ♭75 | i i 7 | i 5 |

昨夜 裏 壓餄餎 多吃兩 碗

(ii 65 | 44 42 | 56 51 | 25 2) |

52 5 | 25 ♭7 | 5 56 | 42 1 |

今早 晨 出門 外 又受風 寒

(24 21 | 77 71 | 25 21 | 51 5) ||

（六）兄妹開荒調

5 5 5 6 6 | 5 5 0 | 4 4 6 5 4 | 2 2 6 ‖

叫聲 劉掌 櫃 — 你快 把 錢 退

4 2 4 5 5 | 2 5 ♭7 1 | 2 5 5 6 | 5 · 1 |

打破了 燈罩 老馮 賠 我不 管是 非

2 5 5 2 | 5 — ‖

我不 管是 非

第三場

（七）十二大將調

3 3 6 3 6 | 3 2 1 | 3 3 6 1 | 5 3 5 |

小米子黃又 黃 （哎喲 喲） 每天 斤三 兩

3 1 3 1 | 6 1 5 3 | 6 1 1 5 | 6 5 3 2 1 |

人人 都要 仔細 想 公糧 出在 誰—身 上

（3 1 3 1 | 6 1 5 3 | 6 1 1 5 | 6 5 3 2 1）‖

第四場

（八）周子山調

55 1 | 55 2 | 56 5 | 6532 1 |

管理員 鬥爭我 丟臉太 大

65 5 | 51 32 | 15 13 | 21765 |

越思想 越心焦 疾病又 發

（25 25 | 24 5）:‖

（九）送大哥調

5 5 | 4 5 | 5 6 | 6 3 | 2 — :||

（朱唱）讓我揹來　讓　我揹

你病剛好　身　體虧

i 6 | i 6 | 5 i | 5 4 | 2 21 |

（馮唱）我病不重　早已好　一筐子

♭7 1 | 1 2 | 2 6 | 5 — :||

白菜　能　揹了

第五場

（花音崗調、周子山調、十二大將調均同前）

第六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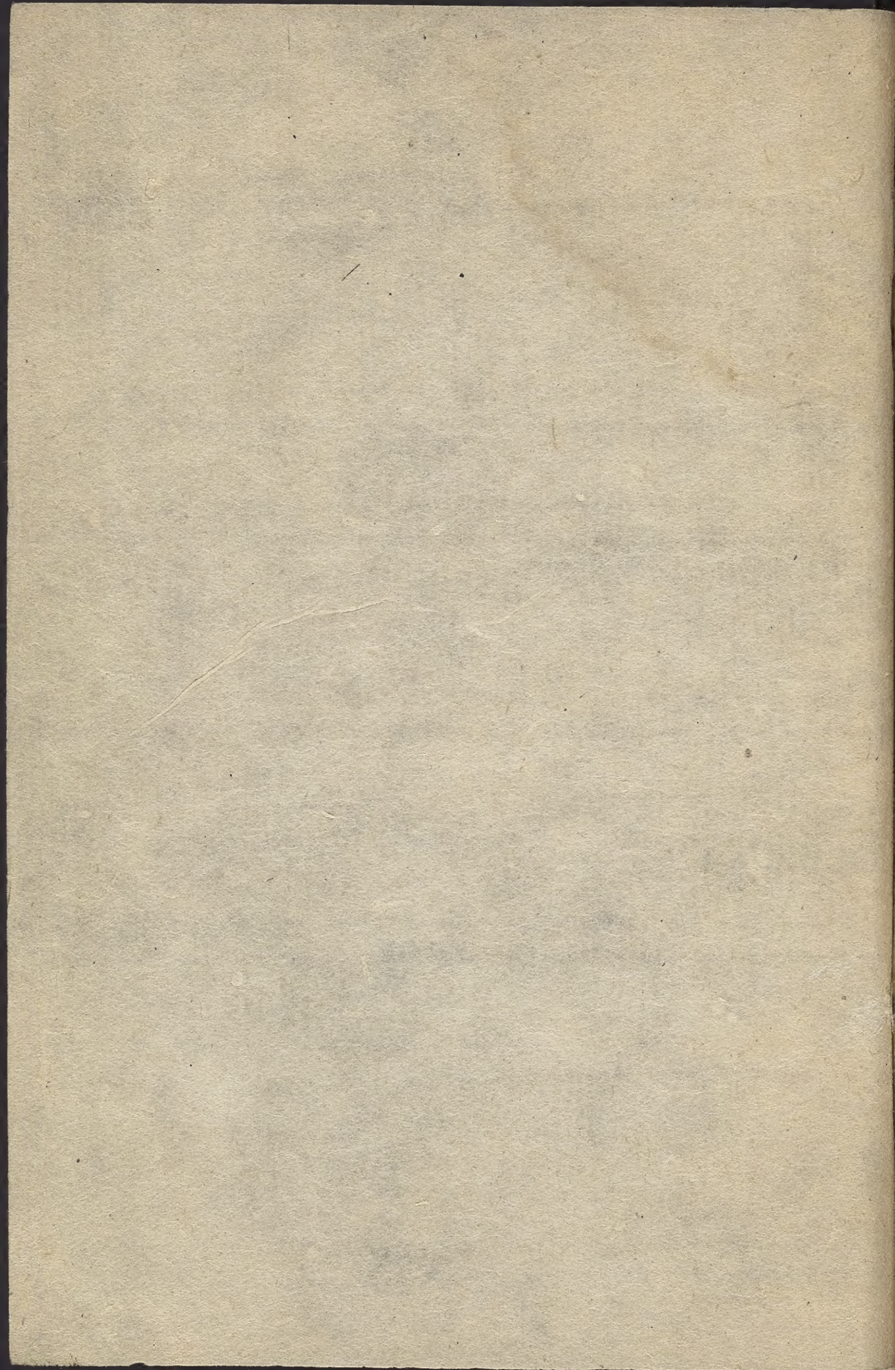
（十）十勸郎調

11 15 | 1• 2 | 55 25 | 42 1 | 124 2 |

左手 跌傷 了 右手 提着 褁 三 步

23 65 | 5 42 | 42 17 | 12 16 | 5 — ||

當 成 兩 步 跑 回家 要趁 早



（十一）楊葉美調

5 25 | 56 5 | 55 1 | 65 45 | 1 15 |
抗戰雖然 已經勝利 克服

65 42 | 1 13 | 2 — | 23 5 | 65 4 |
困難 大家努力 同志們 團結

42 45 | 21 71 | 4 42 | 12 16 | 5 51 |
在一塊 互相 幫助 互相學

5 — | (4 42 | 12 16 | 5 51 | 5 —) ||
習。

